



种菜小记

原杰

记得前些年流行网上“偷菜”，同事上班或朋友碰面说起时，总是津津有味。大概是网上“偷菜”不过瘾，所以近来不少同事、朋友开始玩真的：摇身一变成“业余农夫”——钟情于种菜，谈起来更是绘声绘色。这不，日前有一位同事向老农请教后，记录了一份《农作物下种时间汇总表》，打印时，竟有十几位同事争着要……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宋代诗人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描写的农家生活，想想也叫人激动。诚然，花种得好，可以欣赏；菜种得好，翠枝绿叶和硕果累累成为一道美景，不仅可以陶冶性情，而且能吃上自己种的蔬菜。此外，可以锻炼身体、寄托情思，真是一举多得！只是生活在城里没有土地，怎么种菜呢？事在人为：条件好的开辟自家的花园，有车的可以到专门的“开心农场”租地；或者利用屋顶或小小的阳台见缝插针——几乎任何类型的容器都可用来种菜，只要它足够坚固、能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排水通道。具体地说，除了传统的花盆、花槽等专业容器外，许多生活中的器物经过改装都可利用，如塑料盆、提桶、花箱、木箱，甚至铝皮箱，等等。

但兴趣归兴趣，要种好菜却不容易，可有学问着呢！如几年前我在院子里第一次种下的丝瓜秧，几个月时间里，一根藤上前前后后结出了十几条瓜。而当第二、三年依样画葫芦种植，

却只收获稀稀拉拉的几条。请教农民后才知道，主要原因在于土壤里的微量元素，在同一块地上，丝瓜只能种一年，第二年必须换地。再如我六月下种的青菜，只长出一点点便被蚜虫啃得精光。更恼人的是黄豆，春天的时候就下种，盼呀盼，到九月份时已长到几乎一人高，却依然只开花、不结果。看了上面提到的那份《农作物下种时间汇总表》才知道，黄豆分“早”、“中”、“晚”三种，都有严格的下种时间要求，一旦搞错便会颗粒无收。

概而言之，关于种菜，有“耕作”、“农时”、“施肥”、“除虫”和“采收”等几大方面要素，只要其中有一点差错就会出现减产，甚至绝收，前功尽弃。

以“农时”为例，它是传统农业的命根子。天、地、人三才中，天（农时）居首位：“凡耕之道，在于趋时、和土、务粪泽（《汜胜之书》）。”《吕氏春秋》更是专辟《审时》篇，强调农时的重要性。农谚也说：“季节一把火，时间不让人”；“打铁看火候，庄稼看时候。”那么，农时为何这么引起重视呢？这是因为农时立足于二十四节气，它是传统农业从原始农业时期以来积累所得的最宝贵的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传统农业经营的农田及其栽种的农作物，相对而言，都是非常稳定的，违反农时便是违反当地自然条件规律，就会遭受失败。“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莢二七以为族……后时者，短茎疏节，本虚不实（《吕氏春秋·审时篇》）。”

青菜的回想

顾常平

兴趣所致，在窗台上种了几盒青菜。因为不多，也就舍不得拔来吃。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去浇水。只可惜浇一遍水也用不了5分钟，且不能痛快淋漓地浇，怕水浇得多了会烂了菜根。遇到阴天，或头天多浇了一些水，就连那一点点浇水的乐趣也被免了去。

我的菜是和蒜们挤在一起的。在种下蒜之后，我又播上了菜子。我知道这样种不好，但我太想在有限的泡沫盒里种出无限的菜来。于是，窗台上的菜们、蒜们也都只好委委屈屈地挤着。碰到家里有过期的纯牛奶，浇过两次牛奶后，菜们、蒜们都长得郁郁青青的。坐在窗边，一本书，一杯茶，看着一溜油油的绿，心也就能静下来不少。

只可惜这种油油的绿没有气势，没有那种大田里菜们应有的气韵。这倒令我回想起几年前，在海边的一个小镇里种菜的乐事了。

小镇里的菜园满眼都是。我的菜地不大，也就一分左右。这一分左右的菜地，是藏在河边的一片橘林里的。橘林

的东边，又有一片不大的竹林。竹林外面是大片的田地，田地的尽头就是小镇。如也飞来几只黄蝶，我的菜田的景致，大可与长孙左辅诗中的景致媲美：“独访山家歇还涉，茅屋斜连隔村叶。主人闻语未开门，绕篱野菜飞黄蝶。”

我种青菜，除了玩，最多也就是填补下班以后的空白。只愿以青菜朴素的绿，滤去我过多的生命的奢求。

那时候，在田边坐下来，吹着田野的风，我也静静地看一会儿书。曾看到过两联咏菜畦的对子。一联是“今日正宜知此味，当年曾自咬其根”，一联是“此味易知，但须绿野秋来种；对他有愧，只恐苍生面色多”。我自谓也是咬过菜根的人，高深的道理说不上，但朴素的做人道理还是放在心里的。在这份朴素里，就有着青菜对我的滋养。

这样静坐的时候，有时也会看到小小的生动。譬如一只小鸟从远处飞来，会栖在枝上，侧着头对着我呆呆地看。又譬如本来静伏在身边的黑狗看见远处田野里的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绝尘

民间则有“人误地一日，地误人一年”、“立冬油菜小雪麦，一生一世赶勿争”等农谚，强调农时的重要性。如种洋芋苕，时间最好在2月中下旬；花生、玉米4月25日起下种，8月以后不能种；白露以后任何菜都可种了。

而贯穿整个种植环节，还有一项避不开的工作：“除虫”。蔬菜病虫害的诊断可通过各时期害虫的形态特征来鉴别，或通过害虫残遗留物诊断。害虫的残遗留物如卵壳、蛹壳、脱皮、虫体残毛及死虫尸体等，以及害虫的排泄物如粪便、蜜露物质、丝网、泡沫状物质等。如叶片被食，形成缺刻，多为咀嚼式口器的鳞翅目幼虫和鞘翅目害虫所吃。再如叶片上有线状条纹或灰白、灰黄色斑点，此症状多是由刺吸式口器害虫，如潜叶蝇或椿象等害虫所害。确定蔬菜出现病虫害问题后，由于范围小可以不用农药，而采用“物理疗法”——用工具，甚至用手直接消灭，我在自家院子里便是这样做的。

当然，春种秋收，最快乐的时刻莫过于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了：丝瓜从高头摘下，做新鲜的丝瓜汤；茄子摘下后炒墨鱼；特别是那嫩绿的葱，随时可以剥几叶或炒菜、或放汤、或撒在鱼虾上，立刻青翠生香，那滋味就甭提了！

总之，关于种菜，虽然大多数人无法达到陶渊明《归园田居》那种超脱的境界，却有一点是相通的，即回应内心的呼唤：亲近土地、亲近自然，亲近纯朴、亲近本真，让生命变得充实……

而去。又譬如一条水蛇，在小河里箭行而去之后，又蹚行而来。面对这样的景致，我总会胡思乱想上好一番。譬如从那条水蛇，我会想到《白蛇传》，想到鲁迅从长妈妈那儿听来的美女蛇，又会想到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里，有一个美女蛇的故事：“杨槐亭言，即墨有人往劳山，寄宿山家，所住屋有后门，门外缭以短墙，为菜圃。时日已薄暮，开户纳凉，见墙头一靓妆女子，眉目姣好，仅露其面，向之若微笑。方凝视间，闻墙外众童子呼曰：一大蛇身蟠于树，而首阁于墙上。乃知蛇妖幻形，将诱而吸其血也。仓皇闭户，亦不知其几时去，设近之则危矣。”好在这样的美女蛇我从来没有碰到过。

至于儿时父亲种的那些菜，因为父母都已走了好几年，也就不说了吧。

本版摄影 安澈
总第 5582 期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凉鼯鼠

崔纪大

鼯鼠太可恨了。我们农民除了给庄稼拔草除虫施肥以外，还要防鼠害。今年，我自己的承包地不够种，向其他村民租来三分地，贝母种下半个月后，发现原来平整的地面出现龟裂纹，凭经验判断，肯定是鼯鼠在捣鬼了，裂纹的下面就是它挖的地道。我扒开泥土查看埋在地下的贝母种子，还好，没被吃掉，但根被咬断了，不除掉鼯鼠，今年的收成就要打折扣。

我沿着裂纹后脚紧跟前脚密密地踩过去，把原来略高于地面的龟裂网踩成略低于地面的足迹网，这样就摧毁了它的地下工事。可是，第二天清晨去看时，发现已经有十几厘米的足迹纹被修复成龟裂纹了，前方一处泥土还在不断地往上顶，很明显，鼯鼠正在埋头工作呢，我急忙走过去，扒开泥土，下面却什么也没有。鼯鼠听觉灵敏，一有风吹草动迅速潜逃。我把裂纹全部扒开，仍不见它的踪影，估计已经逃回老巢去了，无奈，我只好把扒开的隧道推平踏实，等它下次再来。

之后几天因为忙别的事情，我没有去看那块地，一星期后再去时，发现整块地像龟背一样，下面就是一张四通八达的隧道网了。家里正好有一些毒鼠药，我就把鼠药带到田地里，扒开泥土，倒进隧道，再覆盖上泥土。两天后，地面上出现了几只鼻尖尾长的死老鼠，仔细一看，不是鼯鼠，是沙鼠，可能是沙鼠到鼯鼠家走亲戚，把鼠药当点心吃后毙命的。

鼯鼠体形较小，喜欢吃甲虫、蚯蚓等地下昆虫，农资商店里买来的鼠药诱惑不了它。它在地下打的隧道就是取食的通道。俗话说，老鼠天生会打洞，鼯鼠则是鼠类中的打洞高手。它的前脚掌特别粗壮有力，挖地道时，足扒、嘴拱、头背顶，一昼夜可以挖四米长。地道离地面约十厘米，是它的工作路径，不是老巢，老巢一般设在近水源但地势又比较高的壤土中，很深很大，里面分设厕所、育洞、仓库等。鼯鼠喜欢独居，配偶同居时间很短，幼鼠断乳后就搬出去另立门户了。

我下决心要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但一时找不到良策，只能治标不治本地先把龟裂网踩平。

三天后的一个傍晚，天空乌云密布，我知道下雨前是各种野兽觅食最频繁的时候，到地头一看，果然，鼯鼠已把地道修复到地中央了，我先在地边踩断它回老巢的退路，然后密切注视地面动静。几分钟后，见不远处有泥土在往上顶，并且不断地向前推进，很明显，鼯鼠在它的战壕里忙碌。我轻手轻脚地靠近它，在离它两米的后方用力踩断它刚挖的隧道，然后迅速扒开泥土，终于捉住了这个作怪多日的鼯鼠。

鼯鼠大都狡猾，并且听觉嗅觉灵敏，多数时候，徒手是很难捉住它的。一天，有村民告诉我一个办法，他说，鼯鼠的活动范围就在自己打的地道里，只要在地道里埋一只小型的兽夹，盖上木板，这样，在鼯鼠看来还是不见天光的地下空间，它一过来就中机关。这办法好，我如法炮制，还真夹住了几个。

最近，我从央视《我爱发明》节目中得到启发，在鼯鼠的地道里埋一只空的奶粉罐，在离铁罐较远的地方用锄头掘地，故意弄出大的响动。鼯鼠果然中计，受惊后在地道里乱窜，慌慌张张地掉进了铁罐里，铁罐的四壁很光滑，鼯鼠怎么爬也爬不上来，只能坐以待毙。



小何老师说：“一开始没有薪水，当时你的同学们都是用稻米缴学费的，我们每人每月可以分到二十斤米。但是农民小气，缴来的都是带有很多稗子的陈米，每天煮饭时都要挑选很长时间。缴钱的只有你家，我们用来买办公用品了。你们毕业后，县教育局才开始发薪水，但很低。”

“我们做学生的，不知道老师那么艰苦。”我说。

“但是你妈妈办农民识字班，连陈米也没有，完全是义务。”她说。我看着小何老师，问：“您眼病严重吗？”她说：“不太好。读书看报都迷迷糊糊。”

“那您怎么还拿我的照片去换报纸来读！”我笑着责怪她：“千万不要再读报纸了，字小，内容又不好……”

“医生也叫我不要看文字，多看看树和天。但这么一来，就变成没有文化的人了。”小何老师说。

“还是听医生的，”我说：“不要看文字，我也要看不看了。”她奇怪地“啊”了一声，随即就笑了，以为我在逗乐。

我想告诉她，不是逗乐。但是，刚想开口又止口了。因为她，毕竟是首先教会我文字的人。在那飘着水稻清香

的田边小屋里，一笔一画，一字一句。

从杭州回上海，一位华裔美籍教授来找我。我一见面就认出来了，我初中同学吴坚。

寒暄一通后我静静地看着他出神。他祖父吴瑟亚，是我祖父的同学；他祖母吴阿姨，是我祖母的老友；他父亲吴阿坚，是我妈妈的同学、爸爸的同事。这中间有一些永远说不清的恩怨，例如他祖父的鸦片馆对于我的祖父，他父亲的揭发对于我的爸爸。他今天告诉我，他学的是历史专业，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中国近代史。我想，他家和我家三代，便是中国近代史的隐秘章节。他说昨天去看了我们的老中学。那幢最气派、最古典的教学大楼，现在以我的名字命名，叫“秋雨楼”。这让我吃惊，感叹一群老师用这种方式默默表扬一个学生却又怕学生骄傲，连通知也不通知一声。

我脑海里出现了那幢楼。花岗岩台阶，大理石地面，雕花柚木楼梯，紫铜卷花窗架……一个农村来的小孩子怯生生地走进去，脚步很轻很轻。

“更让我惊喜的是，我在校门口遇到了曹老师。”吴坚说。

“哪个曹老师？”我问。

“教生物的曹老师，曹伯仲，我们背后叫他‘草履虫’，你忘了？他因为擦痰事件和红薯事件受委屈，‘文革’中赌气组织了‘红薯造反队’，‘文革’结束后为了造反的事接受审查，最后被开除出了教师队伍，做一些杂务。现在退休了，天天义务给学校看门，当作消遣。我与他谈

了好一会儿，他还不断提到你。”吴坚说。

“曹老师！我明天就去看他。”我说。

第二天傍晚我到了母校门口，不见曹老师。问门卫，门卫转身，指了指一个骑着脚踏车远去的背影，说，那就是他。我伸长脖子，看着曹老师已经有点佝偻的背影消失在人海中。我站立脚下，就是半世纪前他弯下腰去用手帕擦去痰迹的地方。他一生的坎坷，由此开始。幸好，他还有学生，记得那个早晨。

第三件小事就在几天前发生。2010年1月6日，我接到一个通知：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扬子晚报》和江苏教育出版社一起，在全国各省中，小学生中票选“谁是你最喜爱的当代作家”，几个月的投票结果，我名列第一。

通知我的先生在中说：“票数雄辩地证明，你这么多年来遭受的诽谤，丝毫也没有影响下一代的选择。孩子们为你打分，也就是未来为你打分。”

未来？下一代？孩子们？我一听就心中发紧。

下一个时代，必定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自然灾害又必定引发人文灾害，未来的世界将会怎么样，我们不敢说任何一句乐观的话。孩子们，你们难道真会去承受那么大的惊吓和痛苦吗？你们难道贮存得了那么多的意志和善良吗？你们给我打了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你们。

(完)

明起刊载李娜自传《网坛风雨路》。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丽芬